

廣東督撫，清初多用旗滿人員，不諳風土人情，罔知治理，如瞽靠相，如灘靠師，延用幕客，舉凡州縣刑名錢穀重案，題奏中朝，咨呈六部，朝有申斥，部爲轉圜，部有駁詰，自爲解釋，總不令督撫受有處分，黃河如帶，泰山如礪，督撫所以永寧，舍幕客無以爲計也，督撫崇拜幕客，尊稱之爲老夫子，每月束修一百兩，屬下文武，司道府廳州縣，提鎮副參游都守，及各釐卡，每年春夏秋三節，饋送節敬，歲入約六七千兩，韓非子所謂名高而厚利者焉，迨至道光中葉，海禁大開，刑名錢穀之外，增加外交，咸同以還，洪楊起義，被兵者十六省，延續者十五年，又增軍事，光緒間兵燹既寧，康梁崛起，戊戌政變，未足以遏其流，逮義和團圍攻使館，八國聯軍陷京，兩宮蒙塵，回鑾後厲行新政，如創學堂，設議會，改監獄，辦新軍，練警察，開鐵路諸舉，幕客只知保持固有之刑名錢穀，鴻溝自劃，一切新政，皆以不無理之，幕客之卓出不羣者，汪美生先生，詩古文詞，風流自賞，新政之行，槃槃大才，大可兼營並務，乃於刑錢而外，總閱筆於鍾繇，督撫知其然也，又鑑於洪楊勘定，未嘗仗幕客之贊襄，而曾國藩大營，若李鴻章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郭崇燾、李元度、許振禕、吳汝倫、薛福成、黎庶昌、梅啓照、陳蘭彬、孫衣言、高公濟、倪文蔚、俞樾、張裕釗、莫友芝、王闈運、錢應傳、李鶴章、錢泰吉、馮煥光、李興銳等，皆屬幕僚，筆酣墨飽，揮灑成文，於是督撫幕內，特設文案處，遴選精能道府，委辦外交軍事，及一切新政，稱曰幕僚，近如張之洞督粵，幕僚爲梁星海，其督鄂，幕僚爲樊雲門，岑春煊督粵，幕僚爲張堅白，皆未習申韓，而恢恢游刃者，謂非易窮則變，變則通耶，謂非優勝劣敗，有數焉存其間耶，先是沈枚笙先生，在粵督幕內，以廣交游，置田宅，爲言官彈劾，勒令去粵，留戀未行，粵督張樹聲入人言，罰款五萬金，驅逐回籍，其後粵督張之洞，忽延美先生高足朱棣垞先生爲幕客，半月屢謁，推故不面。悻悻辭館，亦不挽留，從茲幕客聲光，一落千丈，厥後刑錢世家子弟，如沈姓，汪姓，徐姓，宋姓諸公，留學歐美日本，畢業回國，改作幕僚，異常生色，回視末流，死抱刑錢者，實判天淵，余讀書不成，退而讀律，名法家言乾燥無味，閱惟恐臥，余於句沈字閱之中，佐以經史液，足迹不出國門，惟汎覽書報，研究新事，期於律例融會貫通，曩在桂林府幕時，議駁修律大臣沈家本、伍廷芳，訂立刑事民事訴訟法，以爲法非不善，時未可行，駢散五千餘言，桂撫張鳴岐（按卽張堅白），不易一字，以之入告，經憲政編查館王大臣，評定章奏，以爲各行省之冠，入桂撫幕時，桂府所屬文武諸員，循照習慣，饋送節敬，余以爲此係不枉法贓，概行璧還，廣西上思廳逆犯吳世元，弑母戕兄，欽州在籍總鎮劉永福，是其長親，派撥巡兵黃遠南等五名，前赴上思遮留吳世元待究，上思廳同知蔡其銘，受賄庇兇，曠報劉永福糾匪入城，桂撫張鳴岐，正患邊防匪擾，誤電蔡其銘，將黃遠南等五名，就地正法，劉永福聞關上愬，委查屬實，案情重大，諱將不測，有獻釜底抽薪之策者，謂將黃遠南等竄入匪籍，則爾時電飭正法，別有案由，可以追咎，張鳴岐惻然曰：失入多命，嚴譴所不敢辭，五人者，既遭枉殺，復予惡名，誰欺欺天，詎忍出此，余初至館，深躓其言，查沈文肅葆楨，撫江西時，曾失入枉殺二命，具摺檢舉有案，此案雖枉殺五命之多，究由爲屬吏所蒙，以致失入，推類至盡，罪至擬抵，封翁張步堂，年逾七十，家無以次成丁，照例亦得留養，惟案須速辦，倘經言彈劾，則無檢舉之可言，張鳴岐深以爲然，余遂擬稿，上章引罪侃侃自陳，得旨降三級調用，加恩留住，閱三月開復，宣統二年三月，廷旨幕客，一律改幕爲僚，余無宦情，抱硯求去，張鳴岐極力挽留，優禮逾昔，七月，張鳴岐入京述職，約偕行，余曰：携同幕客晉都，顯予言官口實，張鳴岐曰：攝政王前嘗有辭陳奏，決不爲先生累，比擢粵督，抵任之前日，造廬親送徵書，聘爲兩廣總督總文案幕客，直至清社之屋，東南之美未終。

一廬主人曰，余深慨乎愛新覺羅一朝，廣東督撫，昔何其闇，今何其明，昔何其謙，今何其倨，廣東幕客，昔何其卓，今何其庸，昔何其榮，今何其辱，幾判天淵，余獨吾行吾素，相忘於賓主爾我之間，以九十餘歲之見聞，覘二百六十八年之氣運，俯仰身世，能無喟無。

家君以刑錢幕客，傳食諸侯，當九年籌備憲政時期，本個人先知先覺，因應咸宜，優優報政，居停更番薦禰，總不肯落宦海旋渦，爾時習慣，督撫幕客，所屬文武員弁，三節餽贈，歲約萬金，家君視等苞苴，概行屏絕，此爲古今中外之所無，是其學足匡時，行堪風世，慚非潘陸，敢不述陳，四男銳之謹識